

作品畅销超千万册的类型文学作家 江南： 别拔高，但有朝一日我会写出一部“真正的文学作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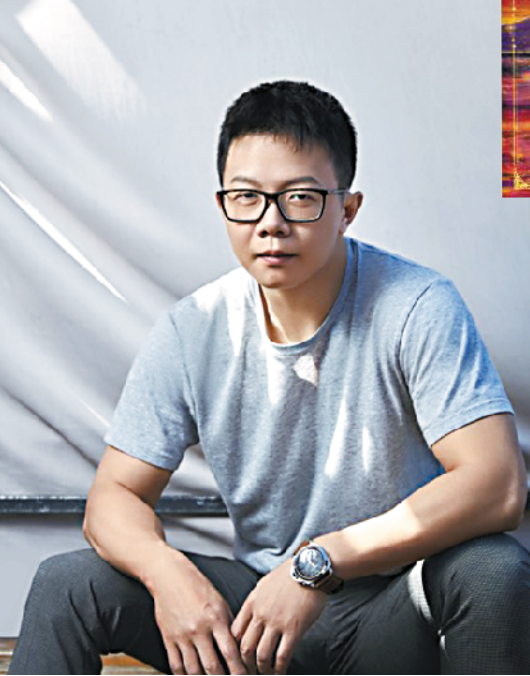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

近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类型文学“名作”《龙族》第一、第二卷的修订版。10月15日新书上架首日，投放当当平台的签名本便销售一空。《龙族》作为作家江南的代表作，自2009年连载、2010年出版以来，目前共有四卷总计六册面市，据悉累计销量已经超过千万册。

这部作品跨越十年时空，陪伴着无数读者成长。对于作者江南来说，横跨十余年的创作也充满了艰辛。“每天早上起来就觉得欠读者的。只要今天写完了，还完读者的账了，就会觉得，这是有意义的一天。”

中国网络文学以类型化为主要创作形态，大致分为玄幻、奇幻、仙侠、架空、穿越等60多个大类。近年来，网络文学出现向现实贴近、向经典靠拢、向传统文化取材的趋势。在2019中国网络文学排行榜中，已有半数入选作品为现实题材，网络文学的定义在不断拓展，也变得更为精细化。

作为成功的类型文学作家，江南很谦虚地表示，“我一直在试图提升自己的文笔，当我获得足够信心的时候，是会尝试现实题材作品的。”



《龙族》有“青春烙印”，最初写作是为了自己

羊城晚报：这次你重新修订《龙族》的第一、二卷，历时三年，新版与十年前的原版有什么不同呢？

江南：其实作品的人物结构和故事的走向没什么大变化，我增加了一个“世界观”的设计，比如言灵卡，把每个言灵整理出来。如果一个作品已经和读者沟通了十年的时间，我就不只是作者、也是读者了，所以不太敢改人物结构和故事结构。

羊城晚报：你想到过《龙族》这个系列会持续这么久吗，最初的写作目的是什么？

江南：没有，我本来设想的《龙族》只有四部，路明非和四对龙王双生子的相遇和战斗，一共持续四年。但随着故事的发展，我渐渐觉得这个故事的内核并非人类和龙王们的战斗，而是每个孤独却又鲜活的角色。我很希望有足够的篇幅写透他们。

最初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自己：写作让我开心，也让我在躁动

的时候能安静下来。写作是作者内心的港湾，你永远持有通往那里的船票。有人说，写作是一种生活的方式，对常年写作的人来说，它甚至会渐渐地变成生活本身。我也同意这种说法。至于作品是否能得到读者的喜爱、形成共鸣，那是写出来之后才能知道的事；提起笔的那一刻，只是为了自己。

羊城晚报：刚才你说，十年过去，你不仅是作者、也是读者了……

江南：是的。到了《龙族》这个系列后期，我跟读者的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。因为写作时间太长了，过程中我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读者们的影响。这种影响不是说他们希望把谁写成主角、让谁起死回生，我就会照做；而是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悲欢。

这部书算是我和它的第一代读者们共同经历、共同成长的作品，我也会更多地听取他们的意见。只有少数作品会有“青春

烙印”这样的效果，有了这个烙印之后，就对老读者有责任了。

羊城晚报：对了，很多读者问，为什么一定要把夏弥、绘梨衣写死，她们是否还有复活的机会？

江南：复活其实对小说创作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情节，一般情况下作者使用起来会格外审慎。我非常理解，喜爱的人物死而复生会让读者得到心理的慰藉，但人世间一些东西的美或者悲哀就在于它的不可逆。如果每一次死亡都是可逆的话，死亡这个情节本身的分量就被降低了。

这么说也不意味着我绝对排斥“复活”，只是说这样重大的安排必须有其合理性，既符合世界观，也对故事推动有帮助。我曾曾在访谈中说道，夏弥的复活在世界观上相对合理，因为她在故事中就是个龙王，龙王具有再度孕育自身的特殊能力，但有的角色则较难复活。

类型文学也不是“时光消磨机”，要讲文学性

羊城晚报：近些年来，类型文学跟传统文学的界限似乎不像一开始那样泾渭分明，尤其是创作主题上，类型文学出现了不少现实题材。你的创作会考虑转向现实题材吗？

江南：有朋友曾经很直接地问我，既然我觉得自己的作品有一定的文学思考和现实意义，那为何不考虑写纯粹的现实题材作品呢？那样对现实的挖掘会更直接和深入。但我尚未这样做，是因为对自己文笔的力量还没有足够的信心。

我是一个类型文学作家，希望为作品赋予些微的文学内涵，但不能因此就把我的作品拔高为文学作品。我其实一直在准备，这是一次重大、全新的挑战，我有朝一日会去写一部“真正的文学作品”。

我在试图提升自己的文笔，当我获得足够信心时，是会尝试现实题材作品的。

羊城晚报：你如何看待类型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？你的写作会自觉追求文学性吗？

江南：这个主题很大，我只想说，无论在类型小说还是其他小说类别中，都有机会加入文学性思考的。文学这两个字并非高不可攀，只要作者认真思考，它可以以多种形式存在：如果在一部惊悚小说里看出了人文的关怀，我们就不能说它只是贩卖惊悚。

畅销书中的文学元素，直到目前为止还是个略显尴尬的东西。市场似乎并不期待畅销书中的文学元素，市场期待的是销量，甚至有人会说，看这些书就

是为求消磨时间的乐趣。

但我觉得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看书，尤其是深度阅读，其实是种非常难得的能力，它需要我们付诸实践。尤其是对于《龙族》这种颇有青少年读者的作品，文学属性非常重要，我不希望他们只是读一些消磨时间的故事，还希望他们同时能略微地走近文学一些，带着思辨去阅读。

羊城晚报：对于这次新版《龙族》，传统文学圈也给予了充分重视，莫言、李敬泽、阿来等都颇为认可。你怎么看待这种来自传统文学圈的评价？

江南：我跟阿来老师认识的时间比较久。我是畅销书作家，而阿来老师一直是文学界的领袖之一，但在幻想这个主题上能找到共同的语言，十几年间常聚散。

我内心是像“路明非”那样孤独脆弱的人

羊城晚报：你曾说不管写什么题材，成长主题都会贯穿始终，这种成长跟网络小说中常见的打怪升级模式有何区别？

江南：升级打怪更像是外在能力和物质上的增强，而在我的理解之中成长小说写的其实是心理上的成长，学会克服孤独、学会与人沟通、学会承担责任、学会尊重朋友和对手，等等。跟内心的成长相比，功力多强和能够升级自己的神兵利器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例如《龙族》的前三部中，路明非完全没有战斗方面的成长，直到第四部才有所变化。

羊城晚报：你笔下的“英雄”一开始要么是孤独少年、要么是废柴、要么是半老大叔，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“弄儿”。这种人物设定跟你个人的生命体验有关吗？

江南：从内心来说，我应该是像路明非那样孤独脆弱的人，然而很努力地想要成为赵子航。我上学上得太久，直到28岁才离开校园，最初也面临过对世界一脸懵的阶段，直到现在，我还经常对外部世界感到战栗不安，像个少年似的不知所措自处。某种意义上说，我是害怕外部世界的。

回想我自己青少年时期，孤独的萌芽大约是从中学开始的。我相信很多孩子都会在那

类型文学也不是“时光消磨机”，要讲文学性

是为求消磨时间的乐趣。

但我觉得，在今天这个时代，看书，尤其是深度阅读，其实是种非常难得的能力，它需要我们付诸实践。尤其是对于《龙族》这种颇有青少年读者的作品，文学属性非常重要，我不希望他们只是读一些消磨时间的故事，还希望他们同时能略微地走近文学一些，带着思辨去阅读。

羊城晚报：对于这次新版《龙族》，传统文学圈也给予了充分重视，莫言、李敬泽、阿来等都颇为认可。你怎么看待这种来自传统文学圈的评价？

江南：我跟阿来老师认识的时间比较久。我是畅销书作家，而阿来老师一直是文学界的领袖之一，但在幻想这个主题上能找到共同的语言，十几年间常聚散。

莫言老师是敦厚长者，但文字中藏着锋芒，前段时间我一直在读他的新作《晚熟的人》。作为诺奖得主，他忽然推荐了我的作品，我自己都很吃惊，因为他甚至没跟我提过哪怕一句。

李敬泽老师是我北大的师兄，疫情之前刚刚认识，一见如故。敬泽兄给我下过孤单脆弱的批语，文学评论家就是那么一针见血。最让我意外的是，他还漫步而来参加《龙族》直播，想来他一般都是端坐阅读和给出评语的那个人，评的是茅盾文学奖。

前辈们的重视和认可来了，我当然感激，但也有压力。我还要继续写对得起他们推荐的作品，别让将来的书出来，前辈们看了叹口气就走。

大美中国

川康腹地的“净土香巴拉”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孙梓青

“香巴拉”在藏语中意为“神仙居住的地方”。在成都800公里之外的川康腹地，就有这么一个地方被称为“净土香巴拉”。这里就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乡城县。

乡城的海拔大约在2800米左右，即便是第一次来到高原的游客，都不会因为海拔过高而身体不适。正如当地人所言，高原很多景区，游客是“心灵在天堂，身体在地狱”（因为高原反应），而在乡城，游客却可以身心都在天堂，所以这里才是真正的“香巴拉”。

从稻城亚丁机场出发，驱车行驶在蜿蜒的高原河谷中，路边是一派迷人的藏乡田园风光。看到路边的白色藏房，就知道自己来到了乡城县的地界，因为白藏房是乡城独特的文化标记。乡城的白藏房用当地特有的黏土夯筑，完全风干之后非常坚固。而在周边地区，因为缺乏黏土，大多数藏房都用石头垒砌。

乡城县县城依山而建，层层而上。沿着主干道爬到山顶俯瞰县城，头顶是湛蓝的高原天空，远处是起伏的连绵山峦，洁白的藏房则星星点点，如珍珠般散落在绿色河谷之中。

当地人常说，建造一幢白藏房耗时耗力，需要倾注几代人的心血。往往是祖辈夯土砌墙，父辈搭房盖屋，儿孙辈再继续

完善内部装饰、添置家具。建一座属于自己的白藏房，是许许多多勤劳的乡城人毕生奋斗的目标。当一栋白藏房落成之后，当地居民会站在房顶上，将白色的土浆沿墙壁浇筑而下，直到藏房的外墙变成白色，这就是乡城最具特色的习俗——白色灌礼。

每年秋冬时节，乡城的民众都要为自己的藏房施行“灌礼”。从功能性角度而言，白色灌礼类似于对藏房外墙的粉刷，能够使墙体更加美观、防雨。但在当地人看来，白色灌礼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。据说，每一次白色灌礼就相当于点上一千盏酥油灯、诵一千道平安经。因此，“白色灌礼”更是当地民众对于吉祥和幸福的祈求，寄托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除了白藏房，这里还有一道特别的风景——每逢节庆婚嫁，乡城妇女就会穿上“疯装”围聚在一起跳“锅庄”舞（乡城的男性同样会参与跳锅庄，但是不会穿疯装。疯装是当地女性的特色服饰）。

“疯装”是乡城当地妇女的特色民族服装，与白色藏房、桑披岭寺并称为“乡城三绝”。疯装的第一个特点是裙摆折叠的褶皱多，内折、外折共计108个褶皱，对应着佛教中的108颗佛珠；第二个特点是色彩运用大



山谷中的白色藏房

胆而夸张。其左右胸襟镶有红、黄、绿、黑、金五块三角形丝绒布料，分别代表着福寿、土地、先知、牲畜和财富，也表达着当地居民的美好愿望。

疯装因设计新奇、色彩复杂而独树一帜，因此被其他藏区的人们戏称为“疯子的装束”，这即是“疯装”的由来。

而锅庄藏语叫“卓”，意为圆圈舞，是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一种自娱性歌舞。当地居民从小耳濡目染，几乎人人都会跳锅

庄。乡城锅庄最大的特色则在于所有歌词都是因时因景，即兴而作，特别考验舞者的临场反应，因此又被称为是“斗智”的舞蹈。乡城锅庄通常以“对歌”或者叫“斗歌”的形式展开。舞者会分为两组，轮流坐庄。坐庄的

一方先跳先唱，而后对方会根据坐庄方的歌词即兴创作，进行回应和反驳，如此反复。

当地人表示，他们一场锅庄往往能从深夜跳到天明。在婚庆时，男女两家甚至可以通过跳锅庄的形式来讨论嫁妆的多少。在乡城，锅庄也是当地人沟通和交流的一种方式，承载着乡城独特的民俗和文化。



乡城疯装（背面）



身着疯装的藏族妇女跳锅庄



白色灌礼

《大美中国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以纪实性的图片为主，紧扣“大美中国”主题，内容不限，可人可景可物。投稿请发至邮箱:ywdmzg@163.com，并请以“大美中国”为邮件标题，同时提供个人信息包括联系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

“乡音”征文

点滴忆秦牧

□陈群歆

秦牧先生的家乡是汕头澄海观一村。秦牧公园是观一村的新一景，硕大的天然蜡石矗立在公园门口，上面镌刻“秦牧公园”四字，字体苍劲有力，是秦牧先生孙侄、澳门知名书法家林博跃先生所书。

公园于2017年开建，园区并不大，主要由两组建筑物构成，即“觉夫亭”及一道连廊。“觉夫亭”亭柱上一副对联写着：“清明月本无价，远山近水皆有情。”

连廊正门，位于公园中心，门楣正中悬挂着书写“南国志盛”的牌匾。廊柱高架，檐角飞扬，朱柱黄瓦彩绘，洋溢着浓浓的中国味。

连廊的梁枋之间，悬挂祖国壮丽河山图、梅兰菊竹图及“二十四孝”图。亭与廊均设有石凳，供游客及村人歇息。园内古榕苍翠，樟木清香，环境宁谧。

公园本身的文学色彩有点淡，却是乡亲们及亲戚们纪念大师的地方，“秦牧”两个字就是人杰地灵的象征。所以到樟林古港一游，不可不到秦牧公园。

游完秦牧公园，心中有一个迫切的念头：瞻仰大师故居。秦牧故居离公园不到百几十步，来到鱼行巷，就到秦牧家。

这是一套潮汕传统建筑，俗称“四点金”，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。大门气派雅致，门壁上的潮式嵌瓷，历经一个世纪的风吹雨打依然精美。屋檐之上雕栏窗花，青瓦石刻随处可见。大门上面挂有牌匾，有吴南生书记题写的“秦牧故居”字样。

推开正门，是一方正庭院，中置一水缸，缸中莲花亭亭净植。靠大厅两角处，植有两瓜果类盆栽，生机勃勃。秦牧的铜像正对中门，脸上挂着慈厚温和的笑容。

靠左厅是书房，秦牧少年时读书的书桌靠南墙而放，刻苦攻读的情景历历在目。寂静的墙壁上，还悬挂着蓑衣鱼篓、竹篮鱼具，见证秦牧先生家族含辛茹苦、筚路蓝缕的奋斗历程。

走出秦牧家，偶遇一位老阿嬷，是秦牧先生邻居。我们攀谈起来。阿嬷今年92岁，她告诉我几件以前未闻的秦牧及家人的往事。

“我从没见过秦牧。他自16岁离开家到外地读书，就再也没回家常住过。”她说，“后来秦牧回来看望双亲，前后两辆汽车。我在南社娘家听说秦牧来，赶回来想看他啥模样，到家他却已经走了。”

“秦牧双亲倒是天天见。秦牧父亲林运三在饶平新乡九溪桥购置有田产，曾有几户农民租他家的田种水稻。农余时间，他常关心农事。有时凶年，作物失收，难还租，雇家很忧愁，运三爷就对他们说，‘没关系，大家把粮食留够全家一年吃，剩余的才还给我’。”

“每到年底，农民来还租，运三爷还总是备好节料，冬粉、肉皮、面条啊，等等，整一筐让他们带回去分。大家高兴得不得了。运三爷待他们实在太好了。”

听到这些故事，心中温暖，原来秦牧先生的敦厚善良是有渊源的。

《“乡音”征文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并以“乡音征文”为邮件主题，个人信息请提供电话、身份证号码。